

# 橘洲

文苑



责编/张辉东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谈梁

## 又到清明采茶时

徐国鸿

才回到山上，一家老小就相约采茶去。发现今年多采了几株新茶树，忙问为何。内子说，这些长在田间地头、坡头坎脑的茶树，原是野生无主的，多年来都是对面的老婆婆在采，也无无人去争，去年婆婆九十多岁高龄走了，我们摘来也是可以的。

对面的老婆婆我是见过的，八九十岁的人，身子骨却极为健朗，无疾而终，溘然仙逝，确实是有福啦！想必她在韶华大好的年龄来到这山窝窝，就和这里的一草一木结下了难解的缘分，一如长在山野里的茶树，沐浴着最自然的阳光雨露，吃的也是最自然的果蔬茶点，无有城市繁华热闹之想，也不以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为目标，怎不会身体康泰，得以颐养天年？

这样想来，发现我岳母也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因为当年娘家成分不好，从城边大户人家嫁到这里，生儿育女，不怨不尤，无争无执，乐乐呵呵转眼几十年，而今儿女俱可自立，春节、清明等节日，儿孙皆回膝膝喧腾，也当属有福之人吧！惜福之人自有福，人间贪欲是不足啊！

去年清明拼凑过几句小诗《清明茶》——

春雨润嫩枝，踏青采鲜芽。  
翻炒又揉搓，烘干成新芽。  
无需去岁消，何用好紫砂。  
汲来山泉冽，沏就溢杯茶。  
漫品胜梳翠，闲斟鸿渐夸。  
清明叶甘香，氤氲沁心花。

去年的茶香还氤氲在齿颊间，今年又到采茶时。记得对面的老婆婆还把自己山上放养的土鸡蛋，特意选了一包，颤颤巍巍走过田间小路送来给我们，说是城里人难得吃上，乡下没什么稀罕的东西。她可能不知道，这鸡蛋，这明前茶都是我和内子极珍惜的。今年这茶叶，我们摘了，往后有时间我们还会多回来采摘的呢。

汪争供图



橘，一瓣一瓣递到她嘴边，对她说：“吃点水果，补充点维生素。”

她慢慢地嚼着，像一只听话的老鸟，安静又乖顺。

我看见她的手指甲长了，又厚又硬。我握住她的这双手——那是曾经无数次给我抹香粉、抹凡士林、抹上海香粉的手。小时候我皮肤干燥，冬天脸上皴、脚上裂，她就一瓶一瓶地地，一遍又一遍地擦，把我养得水灵白净，人人夸赞。她自己却一辈子不涂脂抹粉，清水洗过就是一张干净的脸，年轻时也是出了名的漂亮。

我低头给她剪指甲。剪到小拇指时，她忽然轻轻捏一下我的手，轻声叮嘱：“这个不要剪，我要掏耳朵。”语气里带着孩童般的娇憨，又藏着对我全然的信任下来。

照顾完这一切，我才匆匆出门。养老院门口的超市，一模一样的郁美净，三块钱。我攥着那小小的一盒，心里却空了一下——妈妈要的是两盒，可我只买了一盒。心想旧的还没用完，下次再买吧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真的有些别扭。

回到房间，我把新买的郁美净放在床头柜上。妈妈望着那盒压扁的旧郁美净，又看看新买的那一盒，轻声说：“一盒就够了，不用破费。”

妈妈没有责怪我。她和颜悦色，絮絮叨叨，像涓涓细流，润物无声。

我离开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妈妈躺在床上望着我，我不敢回头，怕眼泪掉下来。

坐在公交车上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窗外掠过的灯火里，我仿佛看见年轻的妈妈，正弯下腰，给小小的我抹香粉。她的手那么轻柔，那么温暖，像春天的风。

枕间的郁美净，藏着妈妈的本分，藏着岁月的温柔，更藏着我一辈子都偿还不尽的爱。

往后余生，我会慢慢陪，细细爱，让她的晚年安稳、温暖、心安。

## 万家灯火

后，我再回到这里，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无人相识的陌生人？

我们曾经无比熟悉的老街，如今早已被年轻一代占据，他们的欢声笑语，淹没了我们当年的痕迹。而我们的青春、我们的欢乐，就像那些被水泥覆盖的石板路一样，被永远埋葬在岁月的深处，再也找不回。这次回家，无论是见到朝夕相处的亲人，还是许久未见的邻居，离别时，我都满心不舍，万般眷恋。我深知，在这有限的时光里，有些人，见一面，便少一面；而有些人，这一面，或许就是最后一面，从此山高水远，再无交集。

我站在石山高处，四下寻找那间老屋，目光忽然被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牵住。那一刻才猛然惊觉，原来我早已站在春天里。用不了多久，漫山遍野的野花便会次第开放，它们开得自在又坦荡，从不在意有没有人驻足欣赏，也从不在意世间的目光与议论。

## 妈妈的郁美净

周萍

公交车摇摇晃晃，车窗外的灯火一盏盏掠过，模糊成一片光晕。我低头擦眼泪，怕旁边的人看见。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在车上哭，总是不太体面的。指尖还残留着给妈妈剪指甲时的温软，心口却被一股酸涩紧紧裹着。

下午五点多，我推开养老院那扇熟悉的门。

护理员迎上来，轻声说：“范奶奶今天洗了澡，借了吴奶奶的郁美净擦脸，说感觉很舒服。”

我点点头，把月药递过去，轻轻推开门。屋里光线柔和，我顺手打开了灯。

妈妈望着我，笑了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她轻声对我说：“你去给我买两盒郁美净。一盒还给吴奶奶，一盒留给我自己用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我的眼眶瞬间热了。

八十四岁的妈妈，躺在养老院的床上，心心念念的，竟然只是一盒郁美净。她这辈子就是这样，从不欠人分毫，也不占人半点便宜。年轻时如此，老了依旧如此。

“罗主任说你今天会来，我想坐在外面等你，可是后来又想睡觉了。”妈妈轻声说。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您想睡就睡。”

护理员问：“范奶奶，那盒郁美净放哪儿了？好还给吴奶奶。”妈妈茫然地摇摇头：“不知道放哪儿了。”

妈妈平时总喜欢把贵重的小物件藏在枕间，有时是眼镜，有时是我给她买的皮鞋。我想，这盒郁美净应该也在那里。我轻轻翻开她枕了多年的旧枕头——那盒用了一半的郁美净，果然静静躺在那儿，盒子都压扁了。

我把它拿出来，放在床头柜上。怕待会儿买错，我特意拍了张照——得买一模一样的还给吴奶奶。

然后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待会就去给您买。”妈妈轻轻点了点头。

我没有立刻出门，而是先照顾妈妈。我剥了两粒桂圆，又剥了一个砂糖

## 茧

卢丽星

无知、贪婪地享用布袋里缝制的爱  
一针一线，密密麻麻  
十张、二十张……  
卷成结实的纸币  
裹藏掉脑、掌温

外婆一圈圈缠绕用弯曲的指节  
把整个自己编进柔软的壁  
慢慢收拢  
裹住我的棱角  
让我以为  
世界本该是这般圆满

去年十月，外婆走了  
壳变透明，渐散  
淡成水渍  
针脚松散  
线头从每个针眼里涌出

我抱着外婆织的茧  
蜷缩在十字路口  
像一个被赦免  
却无法原谅的罪人  
缝补自己的影子

萧相谈会



## 站在春天里

谢永华

想起了当年的自己——也是这般年纪，扎着简单的麻花辫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衣，在石山上放声歌唱，声音清脆透亮，随风飘向远方，撞在青石上，又轻轻弹回来；累了，便躺在光滑冰凉的石板上，望着湛蓝的天空，数着天上的云朵，看它们慢慢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日子慢得像山间的流水，纯粹而美好，没有一丝烦恼。

这次回来，我终究没能见到儿时的伙伴。想来，他们也都有了生计，各奔东西、四处奔波，或许是回家的时间与我不恰好错开，或许，我们早已在岁月里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。我沿着老街慢慢走着，一路望去，只有一两位和母亲年纪相仿的老人，还能认出我。他们先是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，像打量一个陌生的访客，看了许久，才试探着开口，语气里满是不确定：“你是永华吧？你爸爸是顺桂？”熟悉的石板路，早已被冰冷坚硬的水泥覆盖，那些藏在石板缝隙里的童年记忆、熟悉暖意，也被这层水泥悄悄掩埋。万幸的是，从老屋到水井那几百米的石板路，还完好无损，踩在上面，依旧能感受到当年的触感，仿佛时光从未走远。

望城，像一首被封尘的诗，藏在湘江的波光里，藏在轻声哼唱的花鼓戏调子里。它不喧哗，却有回响。

在一个微凉的暮春时节，踏上靖港古镇的石板路。这石板是被几百年的脚底板磨亮的，泛着晨曦的微光。街两旁的铺子，没有扯着嗓子叫卖的；竹编铺的老汉坐在门槛上，竹篾在手里绕来绕去，一圈一圈，把日子都编进了竹篮里。巷子深处的餐馆，一大坨棉被下包裹的甜蜜，小钵子甜酒的香气像一只无形的手，轻轻拽着衣角，把你往里头牵引。钵子大小，口如牛眼睛般大，吃一钵不过瘾，又吃起了第二钵。靖港八大碗香气扑鼻，惹人流口水。芦江的风，带着水汽与炊烟的暖意，拂过面颊，竟让人想起童年时母亲拔好被角的温柔。晓得享，到靖港；浏阳的鞭子，河西的班子，这个班子指的是皮影戏。烟火商道，湘女多情，花开靖港，再现潭州的风土人情，墨城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铜官窑的窑火，烧了一千多年，从未熄灭。老窑址脚下的土里，到处嵌着千年前的陶片，青的、褐的，带着点釉色的光。指尖碰上去，还带着余温。好陶是急不得的，要阴干，要上釉，要在窑里烧三天三夜，火候差一点，都出不来那温润的光。铜官窑古瓷题诗：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。君恨我生迟，我恨君生早。”无一字说爱，却爱意满溢。时间错位致相爱难相守的遗憾，跨越千年仍能引发共鸣，成为年龄差爱情、相遇太晚的经典表达。铜官窑瓷器从这里出发，出湘江、汇洞庭、顺长江、奔大海，沿海丝绸之路走向世界。国风乐园里好戏连台，《黑石渡渡》实景演出翻江倒海，惊险刺激，令人叹服。景区全员NPC，全城汉服，让每一位员工从服务者变为“盛唐剧中人”。入夜，火树银花落，万点星辰开，打铁花的匠人猛地一挥，星河倾泻人间。炫酷的无人机光影秀，场面蔚为壮观。一盏盏孔明灯，翻飞在空中，带着梦想飞翔。

春日的茶亭花海，是望城写给春天的情书。万亩油菜花铺天盖地，春风拂过，满目金黄，连风都带着甜甜的香气。油菜花的尽头是清代的惜字塔，塔树共生，肃穆挺立。古时文人敬字如神，写过的纸张，哪怕只是一角废稿，也要郑重焚于塔中。那不

## 一起阅山河·名家看望城

投稿邮箱：632584215@qq.com  
长沙市望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

每年在家的日子不算短，总有好几天，心底总惦记着要去石山走一走，可每次都被零碎的琐事绊住脚步，终究没能成行。这一次，当我终于踏入石山，目光触到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草木，积攒了许久的情绪瞬间破闸，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。恍惚间，童年的自己仿佛就站在眼前——赤着脚踩在一块块冰凉的青石上，脚掌贴着石面的纹路，从这块跃到那块，清脆的脚步声伴着笑声，在山间久久回荡。我和小伙伴们挤在狭窄的石缝里，你推我搡，鼻尖蹭到石缝里的泥土香，衣角挂着野草的茸毛。不远处，大黄牛静静地窝在草从里，尾巴时不时轻轻扫过身子，赶走嗡嗡的蚊虫，只顾低头啃食鲜嫩的青草，全然不受我们喧闹的惊扰。偶尔，它会缓缓抬起脑袋，发出一声悠长而浑厚的欢叫，那声音裹着青草的清甜，混着泥土的湿润，还有饱食后的安然与满足，漫过山坡，也刻进了我的童年记忆里。

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虽是初春，寒意却依旧未散，我们身上还裹着厚厚的冬衣。这次是弟弟带着家人来石山游玩，我得知后，执意要跟着一同前来。

# 争做爱党爱国、自立自强、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

长沙市文明办 宣  
设计 星辰在线(长沙文明网)